

# 清清山泉水 (上)

邓立佳



时隔六年，单志农到底又踏上了后龙山的山路。六年来，从大学到单位，从北京到家乡，他的心就像负着沉重的包袱一样，放不下，沉不落。几回回梦里爬上后龙山，像儿时一样在山里摘野果，采野菜，掏鸟窝，取鸟蛋，她的音容笑貌总是在伴随着他，可以说是无处不在。当时髦的姑娘娇滴滴地对他说“我爱你”的时候，他想到的是朴实、纯洁的她；当才情并茂的女同学在信的结尾写一个大大的“吻”字的时候，他想到的是含蓄、亲切的她；当城里骄傲的公主为了挽回失去的尊严而骂他“乡巴佬”的时候，他想到的还是真诚、善良的她。

## 一

后龙山，对于他来说曾是那样充满诗意，充满快乐和故事。参天的古树，婉转的百鸟，还有取之不尽的山珍。这个儿时的乐园到哪里去了呢？如今山上换了一番模样：一丛丛新长出来的油茶树刚刚覆盖了山坡上的黄土，山脚下是一片片黄灿灿的麦子，秋天把大山的一切都染成了成熟的颜色。

爬上山坳的顶上，这里是一块草坪，坪里长满了马鞭草，像铺盖了一层厚厚的地毯。那时候，他们把牛放在两边的大山上，然后就在这个坪里玩各种各样的游戏，如“踢田”、“下五子棋”等等，这些单志农样样都学会了。有时候，他们在草坪里练武术，像杨子荣一样“飞打飞杀”，累了的时候，大自然奉献给他们最好的美味，如三月泡、八月瓜等等。特别是侧边的大柏树下有一股清清的山泉，泉水四季不断，清澈见底。再没有什么比山顶上的泉水更美的了，什么汽水，什么冰淇淋全在这里不值分文。

那时候，山的另一面是一片大荒地，地里长满了又嫩又肥的野葱。常言道：家葱没有野葱香，这话一点也不假。野葱炒鸡蛋，香味是妙不可言的。山里人常常常用这种东西奖励听话、勤快的孩子。因此，单志农小时候常与小伙伴去山里扯野葱。

扯野葱是不可以都到同一个地方去的，往往是两个、三个人结队而行。与单志农结队的常常是她，单志农称她为泉妹。泉妹实际上比他大几个月，住在山的另一边，与单志农共后龙山，两个院子一北一南，一条小径相通，就像一个汉子用腰带背着一前一后两个包袱一样。他们约好队，只要有一个爬到山坳上喊一声，另一个就会立即从院子里钻出来。

那天下午，志农和泉妹扯了不少的野葱，他们十分欢快地拿到山坳的泉水里去洗。

“笼笼，你敢到这个地方来吗？”泉妹喊志农叫笼笼，她站在井边的一个石头上。

那有什么不敢的？你走开，我来。志农从小就从不示弱，何况是在一个妹子家面前。

哎，你别来，你别来。泉妹正对着井水的方向站着，向身后的单志农摆摆手。然后，她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对着井水发呆，渐渐地还露出了笑容，并且把额头上的头发撩了上去。哦，她正照着自己的影子呢！

真的，井水清澈极了，像一块大镜子一样。泉妹的影子照在里面清清楚楚。这个像花一样的小女孩，不知是吃多了山里的野果子，还是喝多了这井里的山泉水，长得真是水灵灵的。那娇嫩的小脸蛋，好像成熟了的水蜜桃一样，细细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有着山里孩子特有的秀气。泉妹自己照了好一会儿，像早晨梳头那样摆弄了几下头发。尔后，她好像意识到一个妹子家这样被男孩子看着不好意思，转过头来冲单志农笑起来，带着几分娇态，嘴角露出两个甜甜的酒窝。

单志农不知道为什么脸红了，他的眼光立即从她的脸上调开了。

泉妹认真地洗起葱来。很快，她又反过来对志农说：“把你的葱也递过来吧，我帮你洗。”

志农确实是一个偷懒的角色，巴不得这样了，说：“好，你来接。”

志农坐在对面，一边看小人书一边把葱递过去。伸长点。

志农踮起脚递过去。

再伸长点。泉妹踮起脚去接，手指头挑动着，但还是够不上。

再……嗵的一声，再字还没说完，泉妹就掉进井里了！

这井虽然不大，但大人为了挑水方便，淘出来一个很深的水潭，泉妹掉在水里，刚好平了她的鼻子。她在水里慌乱地扑打着双手。怎么办？

志农开始是一惊，但迟疑了不过几秒钟，不知是一股什么力量使这个不到六岁的小男孩，坚决地跳下去抱起了泉妹。他踩在一块石头上，咬着牙用力把泉妹往井边推，但不管他如何用力也没有办法把泉妹抱上岸。泉妹已经完全慌了手脚，一个劲儿在井边乱抓乱爬，可井边的草才割过，她什么也抓不住。就这样，志农只好顶住她稳在那里，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得。

直到他们的喊声震动了山两边的大人，才把他们两个拉了起来。

两家的大人围着全身湿透的志农，一个劲地夸奖，特别是泉妹的奶奶拄着一根弯弯的拐杖来到志农的面前，摸着志农的小脑袋噙着眼泪一遍遍说：“好孩子，我的心肝，我的宝贝”

志农做了这样一件事，就像立了汗马功劳一样，到处听到有人夸奖他，说他怎么的思想好，比戴碧蓉还好，说他怎么的勇敢，比杨子荣还行，等等。志农自己倒不认为怎么样，他看到人们那动情的赞扬劲儿，转着两颗聪颖的眼珠子一声不吭。他想，说自己勇敢，那倒是真的，我才不怕呢！虽然还认不得多少字，但从小人书里面知道了不少解放军的故事，在孩子的心目中解放军是最勇敢的。至于说他思想好，他也不知道。不过，当时促使他毫不犹豫跳下去的动机不是别的，而是他觉得泉妹太漂亮了、太美了！他容不得这个漂亮的伙伴有任何损伤。

## 二

这年冬天，他们上学了。泉妹和志农坐到了一桌，他们上课在一起，下课也在一起。泉妹的奶奶和妈妈见到他们亲密的样子，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有时拄拐杖的奶奶还对志农的妈妈说几句他们听不懂的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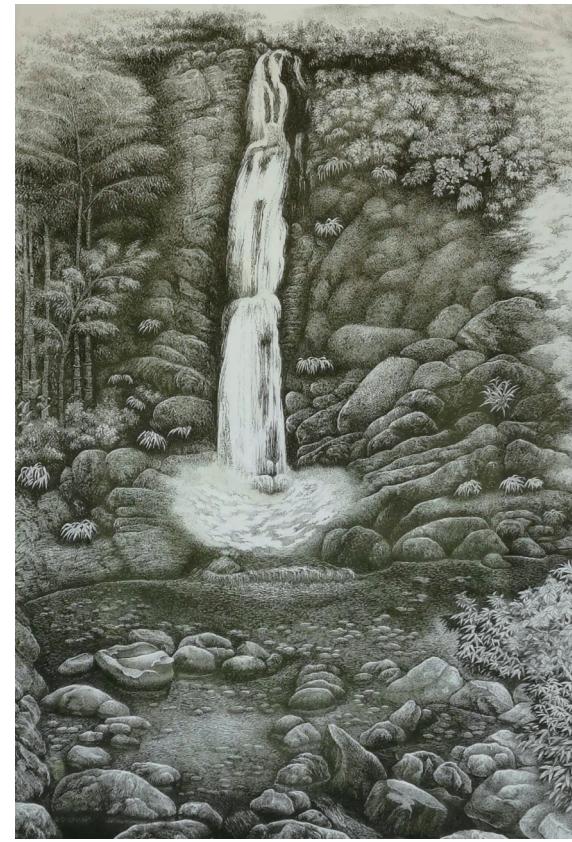
泉妹就是可爱，她不仅聪明、勤快，更重要的是她是那样美丽，那样待人亲切。她在志农的心目中简直就是一切，就连在家里顽皮挨了打的时候，他也在想，这叫泉妹看到该有多么没出息啊！于是，他会突然停止哭声，抽泣几声长的便又背书去了。叫他最高兴和最惬意的是他和泉妹的成绩都是全班最好的。他们常常是想到一块，说到一块，做到一块。老师提问别人回答不上来的时候，往往是他们两个同时举起手来，不约而同地用同一句话来回答，再没有比这更默契的了。

后来，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上初中那一年，泉妹的娘突然得癌症死了，扔下了她与一个才四岁的弟弟天天。这给她一家带来极大的不幸，特别是泉妹的奶奶，常常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诉说媳妇的贤惠，说不该对媳妇不关心，说在外面工作的儿子没把媳妇看重。十几年来，媳妇在家里忙里忙外，勤勤恳恳，又当爹又当妈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哪样的苦没吃过？可从没有一句怨言。丈夫一年才回来两三次，像对待做客的一样款待，对上尊重、孝顺，对下慈爱、怜悯，天底下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媳妇了。

尔后，儿子又续弦了，媳妇才死了半年就又讨了一个城市户口的女人。这女人没有工作，在家住了一年，整天娇滴滴的，什么也干不了，对做娘的再也没有前一个媳妇好了，时不时嘟着两块薄薄的嘴唇嫌这嫌那，对泉妹他们也没有一个好脸色，常常是又打又骂。想到这些，老人更是伤心，后来只要是天晴就翻过山到这边来跟志农的妈聊天，说前媳妇的好，讲后媳妇的差。后来渐渐地怪起自己来，说她不该让儿子读书读出身，就这么一个独生子，她一个人把他拉扯大，想不到一解放就招了工，没有留在她身边。更可恼的是，儿子居然讨了一个没良心的后老婆。说来说去，她叹道：“还是在家里的好，当初就不该叫他去读书的。”

后来，婆媳之间实在无法和好，儿子就把妻子接到城里去了，由于安不下户口，泉妹和弟弟仍然在家跟奶奶过日子。这样倒好，奶奶的心情还好一些，她便把一切寄托于孙女泉妹身上了。她指望泉妹能够争气，今后能找一个适当的孙女婿，或者干脆招一个勤劳老实的小伙子上门，这样就不至于像儿子一样远在外面管不了家里。

泉妹没有叫奶奶失望，不仅人长得百里挑一，而且能干、温顺在远近也是数一数二。十三岁就出集体工，生产队、家里，忙这忙那，粗工细活，样样都



会，待人做事全部学到了她娘的。

当别人在老人面前夸奖泉妹时，老人家打心眼里高兴，儿媳的死在她心里留下的哀伤渐渐淡忘了，只有对儿子的怨怪和对自己的后悔却有增无减。

老奶奶是经常到志农家里来的，对救了自己孙女的志农特别溺爱，常常带些好吃的东西给志农。后来志农长大了，成了十四五岁的大男人了，她便常常慈祥地看着他眯着眼睛笑。见了面就说：“这孩子能聪、志伟，只是要学着做些事，挖土、砍柴什么的，千万不要学你山爹的样啊。”

山爹就是泉妹的爸爸。山爹别的怎么样，志农不知道，但是，就凭他每年回来那说话有条有理、抑扬顿挫的气派志农还是很崇拜的。至于挖土砍柴，他认为他不是不会做，而是认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他不愿像父辈们一样日出而出、日落而归，面朝黄土背朝天。

## 三

志农在家里排行老三，哥哥与姐姐都是十分勤快的，可就是常常怨志农，说他好吃懒做，天天守着一本书就有吃了，会成为“大书虫”的。

妈，志农是您的宝贝？同他一样大的人都在生产队里挣工分了！哥哥这样说。

妈，志农生出来就是吃现的？明天去黄桥铺担萝卜，我不去了，他去不得？姐姐这样说。

娘放下手中的活计，走到志农面前，抽出他的书扔在桌子上，说：“志农，你也真是的，连柴也不去砍了吗？娘心里确实特别疼爱志农这孩子，这孩子聪明、好学，成绩特别好，给她添了多少光彩，但在这个劳动人民的家庭里面也不能太懒了。”

志农站起来，懵懵懂懂的，眼看着被妈妈扔在桌子上的书，脑袋里仍在想书上的事情。

唉，孩子，听话，你蛮狠的呢，惠惠。志农的奶奶走到志农的面前哄着他说。

哼！惠惠惠惠，还小得很是吗？姐姐学着奶奶的口气讽刺道。

志农抬头看了姐姐一眼，赌气说：“哼，有什么了不起是吗？我明天就去黄桥铺！”

志农是一个很要强的孩子，他容不得别人看不起他，他从来也不是张气，而是争气。如果有谁说他不行的话，他偏要做个样子出来，哪怕那事情他确实做不好，他也要去试一试。还在他四岁的时候，他因为贪玩挨了打，跑出去了，父母到处找他找不到，正当大家很着急的时候，他却背了一捆柴回来了，叫父母又惊又喜，抱着他左一声“心肝”，右一声“宝贝”地喊。

(未完待续)

作者简介：邓立佳，湖南省武冈市人，1981年8月参加工作，在乡村中学教过书，市委党校任过教，省委机关从事过理论宣传和政策研究工作，长期在市县和省直机关从事过领导工作。在从政之前发表过小说、散文、理论文章数十种，单独或与人合作出版过政治、经济、旅游方面的著作。工作之余，发表过散文、诗词多篇。本文于1984年8月创作于武冈栗山书屋。